

05 青溪龙砚(3)

『悬疑女王』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偌大的北京城，横七竖八的胡同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构成一幅现实版的灰色生活画卷。仔细看去，有愁眉不展的书生，有举止放荡的歌女，有饥寒交迫的乞丐，还有趾高气扬的达官贵人……其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，这个人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神算子韩方，人送别号韩仙人。

据传韩方是高廷瑶后人的徒弟。高廷瑶是清朝嘉庆年间的断案高手，为官20余年，审理的案子上万件。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的《宦游纪略》里说，他在六安县当了10个

月的代理知县，审理了1300多件案子，平均每月130件。《折狱龟鉴补》等史上重要的案件辑录书中都有关于他断案的记载。

韩方虽得高廷瑶后人真传，却空有一身本事无处施展，因政局动荡不安，袁世凯称帝后，社会上更是怨声载道。韩方不想在官场再混，宁愿做个逍遥自在的半仙，为百姓算算命，日子过得倒也滋润。

韩方身材微胖，面色红润，眼睛炯炯有神，留着一撮山羊胡须。因他算卦时言语谦和、价钱公道，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喜欢找他算命。他也真有些本事，所算之事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，深得众人追捧。

韩方正襟危坐，身前桌上摆着纸和笔。算卦的人依次而入，表情虔诚，看完后也不多言语，连连点头称是。韩方身边站着徒弟玉成，他20多岁，一脸稚嫩，态度随和，看上去很机灵，帮韩方端茶倒水，维持秩序，服务得甚是周到。

此时，正对店门不远处站着一人，神情不安，不时地向屋内张望。

当时正值腊月，天气寒冷，那人将手缩到袖筒中，不停地跺脚。看着算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他这才犹豫一下，向左右一看再看后，才悄悄走进屋内。

“玉成，来客了。”韩方正伏案疾

书，听到脚步声起，头也没抬，便吩咐旁边的徒弟招呼客人。

玉成朝来人点点头，示意他稍待片刻，很快奉上一杯清茶。来人不客气，轻轻端起杯子啜了几口，随后又将茶杯轻轻地放置在桌上，饶有兴趣地看着韩方，似乎对书法很感兴趣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韩方才收笔，将手中的毛笔放在砚台上，抬起头看了看来人，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随后眼光一闪，站起身，做了个请的姿势，轻声道：“先生，请随我来，我们到内室谈。”

来人会意，跟随韩方走进了后边的内室。

室内摆设十分简单，但很清雅，墙上挂着一些字画，字体苍劲，力透纸背，竟有种龙腾虎跃般的霸气；下方是一枚篆刻的印章，署名韩方，原来这字画是他所作，经装裱后挂在墙上。

“久闻韩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非同寻常。见字如人，想您也是人中龙凤，怎能甘心做个算卦的？可惜啊可惜！”来人边说边摇头，似乎见到一块美玉被遗弃了，显得有些痛心疾首。

韩方微微一笑，顺势坐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，环视四周，自嘲道：“多谢褒奖，这都不值一提，顶多算是孤芳自赏吧，哈哈……”韩方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，来人也会心一笑，弯

腰坐下。

“先生既不问我姓名，也不问缘由，直接把我请进内室，先生做事果然与众不同。”来人微笑着说。

韩方离开座位，点燃了内室的炉火，火苗越烧越旺，室内多了几许温暖。

随着气温的升高，来人刚才被冻僵的手指有些麻木，便下意识地搓搓手背，调整了一下坐姿。

韩方将火炉向来人这边靠靠，又坐回自己的位置上，这才缓缓地说：“先生在大街上站了足足两个时辰，想必有要事，所以我才请您到内室一叙。”

“哦，原来您早就注意到我了？”那人一惊，搓手的动作停了下来。

韩方不动声色，举起茶杯啜了一口，这才转头：“袁大公子到寒舍，必然有要事相商，我怎能在厅外相待呢？外面人多，这里倒很僻静，无人打扰，公子可放心一谈。”

“你，你早就看出了我的身份？”来人正是袁克定。他手一抖，茶杯中的水洒出了几滴，便慌忙将茶杯放回桌上。

此时，袁克定内心更多的是纳闷和惊奇，这个老头还真有些神，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。

（摘自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 著）

08 两难选择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邓丽君的妈妈回忆起这段日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邓爸爸本来不希望她这么小就走上演艺的路子，邓妈妈则是随邓丽君自己的意愿。

邓丽君经过深思熟虑，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：“要出人头地，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现在没有办法读书，将来还可以弥补。”她觉得眼看前面的路子已铺成，现在放弃太可惜；就算放弃眼前的一切而选择

继续读书，以她的成绩和兴趣，不能读出什么名堂来也未可知。

邓丽君思考很久，终于痛下决心——休学唱歌。即使感到有许多遗憾，她也相信自己的选择不会错。在台湾一直是升学主义至上、学历文凭挂帅的，以她的年龄，能看清行行出状元的事实，毅然做出不流俗的选择，应该是她对自己知之甚明。所谓“没有超凡脱俗的思想，就不会有打破习俗的行为”，邓丽君在对自己的前途反复思考后才下定决心，在作这个抉择的当口，她早已期许自己的未来要有所作为。她并不是能被人左右意识，或被牵着鼻子走的平凡之辈。

后来，媒体上对邓丽君的选择有诸多指责，认为她在初中就为生活被迫休学，要负担全家人的生计，是斯巴达教育下的牺牲者，同时认为邓爸爸、邓妈妈只要钱，不顾孩子的前途。这其实是无中生有的猜测，批评的人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生存法则，而一个非池中之物的少女，又岂是世俗的模式所能限制得了呢？

邓妈妈说，邓丽君从小就很有主见，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这条路，光靠别人强迫，就算再孝顺，也不可能高高兴兴走出成功之路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邓丽君黯然离开学校，告别了穿校服、背书包的日子，没有多少人来欢送，她只带走了几个好友的祝福和老师的叮咛。步出金陵女中时，踽踽独行的单薄背影，让不少喜欢她的老师、同学为之鼻酸，但她的伤感是短暂的，因为一连串的演唱行程，让她来不及咀嚼走出校门之后的失落感，她像往常一样带着笑容与自信，迎接属于她生命中的音符与旋律。

1969年，邓丽君才16岁，人们喜欢她清纯活泼的模样，她总是快乐地说说唱唱、蹦蹦跳跳，让人不自觉地打心底里喜欢她。

事实证明，日后她从未间断过学习，经常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，除了自学，她还到美国读大学、赴伦敦进修，成绩都不错，她精通数种方言及多国语言的“才华”更让人敬佩。

在日本期间，曾陪着她一起学日语的邓妈妈腼腆地细数那段时光：“我们是一起到日本的，我给她请了日本老师做一对一的会话教学，其实我也有老师，两人学习语言的起跑线本来是一样的，谁知道才三四天，她就敢与邻居交谈。我在旁边听了好惊讶。从那以后，我有依赖心了！我就越学越慢，她却越学越快。到了真正需要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，她都可以直接和

人家对话了！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那大约是多久呢？”邓妈妈笑着说：“我哪能记得有多久？但快得就像她原来就懂日本话似的。最让我高兴的是，有一次在等她开会的时候，一位先生向我鞠躬，夸赞我把女儿教得很好，她的言谈显得那么有教养，显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。我心想，这哪是我教的呀！是她自个儿用功学来的呢！但是，光是要解释这句话我都说不好，想想算了，就微笑着接受他的赞美！”说完邓妈妈笑了，这是我在数十次采访中，邓妈妈笑得最开心的一次。

学历低并不代表她的学力低，也不代表她的知识水平差。更令邓妈妈欣慰的是她能自爱自重，待人接物应对自如，这都不是在学校教得了、学得到的。一个低学历的人在提早进入社会大学之后，用眼泪、毅力、时间、努力换取了成功，让我们庆幸她当时做出了正确选择。如果当初她放弃了唱歌，一路在升学的压力下考高中、读大学，念了某个科系，毕业后上班，结婚生子，也许她美好的歌声只能哄哄孩子、自娱自乐，中华民族又哪来这样响当当的歌星呢？

（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 著）